

辩论会

李清

关注四川震灾 符玉瑶

# 如此高校还要让它办到何时?

## 向生命表达关怀 不能再继续等待

近日,教育部发布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高校名单,中国防卫科技学院不在名单之内。这所创办于1993年,2002年“升本”的学院,已经连续第三年被“暂停招生”。目前,学院上下人心一片惶惶,众多学生面临拿不到毕业文凭,教师也为个人出路忧心忡忡。(《京华时报》5月14日)

名叫“防卫科技学院”,且校名中带有“中国”,相信很多人都会以为,它是隶属国家部委的学校,且以防卫科技为骨干专业。实际上,中国防卫科技学院创办时,确实跟中央部委有点瓜葛,却一直以民办高校身份运作。2002年,部委办的实体纷纷分离出来,中防院被交给远东公司举办,却阴差阳错一跃变成普通高校,并开办了众多专业。

主办中防院的远东公司,在2005年度166家央企的经营业绩

考核中,是仅有的3家没完成考核指标的企业,根本就没人给学校当办学经费。中防院校方提供给记者的资料显示,2004年中防院的国家拨款为零,完全靠“事业收入”生

管教育部下过几次“黄牌”,该校不但没有停止招生,相反却不断扩张招生规模,让在校生总数达到一万多。众多私自招收进校的学生,不但交钱也拿不到正规文凭,而且因

因为主办它的国企级别高,跟教育部大致“平起平坐”,教育部门不愿去多“得罪”?可教育部应当明白,现在对高校招生的种种不规范,民众已经反响十分强烈,“国字号”的高校也蒙人,难道不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吗?

稍有生活经验者都能知道,在街上违规摆个小摊卖东西,一会儿就会有城管来驱赶。一所校名带“中国”的高校,尽管是租的校舍,跟人“联合办学”,但它违规招收数千名学生,教育部等部门不可能不知道。笔者也绝对不相信,这几年被騙入学的中防院学生,没有一个人反映过问题。现在,对于中防院下一步的出路,校内充斥出售、改制等传闻,学校网站上只写着在“整改”。笔者期盼负责管理责任的部门,能尽快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,不要再继续耽误广大学子的青春,损害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形象了。

**对一所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,且屡次违规招生,甚至“顶风作案”的院校,难道就因为它是公办高校,教育部就只能开出罚单,不能采取更严厉措施吗?**

存,也就是向学生收学费。可以说,远东公司不但没尽到办学责任,而且根本没有举办高校的能力。

按理来说,作为普通高校,是不能“自负盈亏”的。建校15年的中防院,“地无一亩、房无一间,且多方面办学条件不合格,被几次勒令停止招生,早就应该撤销建制。然而,尽

为毕业证在网上查不到,求职时用人单位根本就不承认,是正规院校出来的“黑学生”。

笔者想问,对一所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,且屡次违规招生,甚至“顶风作案”的院校,难道就因为它是公办高校,教育部就只能开出罚单,不能采取更严厉措施吗?或许,

市事关心

叶雷

# 中学生能否写“爱情作文”?

爱情能否写进作文?笔者是70年代人,记得在我读书的时候,这根本不是个问题。不是那个时候的学生就没有恋爱的问题呢?不是,记得我们不少学生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秘密的日记本,里面除了摘抄一点优美词句、流行歌词之外,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记下自己的暗恋。生活中也有爱情的成分,只不过由于学校明令禁止,都处于地下状态罢了——或者从桌子下面递一个小纸条,或者故意借书之后,还书的时候在里面夹一封“情书”。

可如今,爱情能否写进作文,已是一个棘手的难题了。允许吧,怕落下一个“鼓励早恋”的罪名;禁止吧,又与作文教学有矛盾冲

突。这不,广州一位中学生将自己的失恋感受写进作文,自以为文笔优美,真挚感人,没想到却被老师批为“内容不健康”。面对这则新闻,有人赞成老师,认为早恋确实“不健康”;有人反对,认为歧视“爱情作文”才是不健康的。

实际上,中小学生的作文能否“谈情说爱”,《新课程标准》已经给了我们答案。《新课程标准》是这样定义“写作”的:“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,是认识世界、认识自我、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。”显然,“谈情说爱”进作文是《新课程标准》允许的。实际上,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,少年也不例外,歌德的经世名著《少年维特的

烦恼》不就是写爱情的吗?

到底该怎么处理“爱情作文”,《新课程标准》已经作了明确要求:习作教学中,教师要“鼓励自由表达和有创意的表达”,“珍视学生的独特体验”,“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”。如果说《新课程标准》对“写作”的定义,是给教师提出了一个“教书”的标准的话,对“习作教学”的要求,则给作文老师提出了“育人”的标准。不是吗?“鼓励”、“珍视”、“关注”,都是德育的内容。

过去的德育强调说教,强调“堵”,禁止学生恋爱,对“谈情说爱”进作文持否定态度就是这种思维的体现。而长期的实践证明,“堵”只能暂时压制,不能根治问

题。“堵”狠了,还会异化出新的问题,中小学生作文长期以来流行的假大空似的歌功颂德就是“堵”的产物。于是,现代德育理念强调“疏导”,“疏”就是畅通言路,不论性质如何,要允许学生说实话;“导”,就是因势就势,根据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做好引导,帮助学生价值生成。“疏”是“导”的前提,“导”是“疏”必然要求。

“教书”和“育人”是教师的两个基本义务,缺一不可,作文教学也不例外。其实,如果我们把“教书”和“育人”很好地结合了,“爱情能否写进作文”就不会再是一个棘手的难题。只是有必要问一句:老师,你的思想是否已经与时俱进了?

辩论会

阿蒙

# “房事”一串串

题目有些“艳”,但实在,衣食住行,住排老三。

房屋,本是安居之所,当地震灾害来临之际,它却成了名副其实的杀手。灾害无情人有情,四川地震发生后,各界都行动起来,捐款捐物。“保利地产已筹善款30万”(《信息时报》5月14日)的新闻,让我们看到了房地产大亨的善心。可这30万基本都是员工与业主所捐,未免让人觉得有缺憾。危难时刻最能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,可这次,国内房地产企业目前普遍表现欠佳。

限价房,广州是第一个吃螃蟹者,曾轰动一时,今天似乎冷清不少,譬如,“广州最便宜限价房首批以4000元/平方米推出,仅3个人争购1套房”(《广州日报》5月14日)。去年,保利地产首推每平方米6500元的限价房时,出现5人争1房的局面,为何4000元反而拥趸减少?持币待购,买涨不买跌?经济不佳,居民财产缩水?

万科老总王石近来像只乌鸦,四处鸣叫:现在就是底,房价已没有下跌空间。可是,“最新统计显示,深圳一手住宅4月份均价较3月下跌12%”(新华网5月14日),跌至11927元/平方米,相当于去年5月前的均价水平。限价房4000元/平方米,开发商还有钱赚,11927元/平方米的利润有多少,恐怕只有天知道。

自从《物权法》开始实施之后,政府在城市改造、旧房拆迁上,温柔多了。“荔湾恩宁路危破房改造项目有新进展,地块内的货币补偿价格为每平方米9000元”(《信息时报》5月14日)的新闻就是一例。9000元/平方米的补偿可能不会让每位被拆迁的人满意,但政府没有采取过往那样,一纸通告飞来,“通不通三分钟,再不通龙卷风”的粗暴,而是与被拆迁人之间协商、对话,并在协商中尝试让步与妥协,是可喜的进步,堪赞。

